

## 自相矛盾的美式個人主義

余創豪 Chong Ho Yu (Alex)

[chonghoyu@gmail.com](mailto:chonghoyu@gmail.com)

基督徒腦外科醫生本卡森（Ben Carson）是美國保守圈子中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，目前他是 2016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排名第二的熱門人物。有一次，他批評奧巴馬的全民健保是自奴隸制以來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東西，因為這健保計劃使人屈從於政府，他認為奧巴馬所關注的不是保健，而是怎樣去控制人民。他說政府不應該決定我們看哪一位醫生，和我們可以採取什麼保健計劃，這種濫權只能發生在俄羅斯。最近本卡森醫生接受 CNN 的採訪，他重申美國政府和納粹德國有點相似，因為這兩個政府都是壓制人民。

毫無疑問，卡森博士是聰明人，否則他不可能成為腦外科醫生，然而，他的理據根本是站不住腳的。事實上，許多發達國家都對本國公民提供全民健保，難道所有這些政府都是極權主義嗎？許多次我聽到美國人這樣說：「我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政府無權告訴我應該做什麼。」有一次一位教授告訴我，他反對興建高鐵，原因是他要享有駕駛汽車的自由，他不願政府限制他什麼時候坐火車。

這種推理是荒謬，事實上，每天政府都干預我們生活的各方面，美國人能夠享用安全的食品和藥物，因為廠商有義務去遵循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（FDA）的規定；我們能夠呼吸清新的空氣，因為工業必須遵守環境保護署（EPA）的標準。上述那位教授喜歡駕車而反對高鐵，因為他不想政府干涉交通，但事實上美國高速公路的建設和維修是由政府補貼的。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恩·保羅（Ron Paul）甚至進一步說，政府補貼高速公路是錯誤的，他說私營交通可以有更高效率。

為什麼美國人如此不信任政府呢？為什麼他們如此浪漫化私有市場和個人自由呢？答案之一是個人主義盛行。個人主義在西歐和北歐洲也很流行，但歐洲人並不強烈反對政府提供的社會安全網和基建。美國社會學家艾米·莎略（Amy Schalet）寫了一本比較美國和荷蘭文化的書，在她眼中，美國的個人主義是對立的個人主義（adversarial individualism），這種美式個人主義鼓勵人們通過擺脫群體對自己的束縛，從而達到獨立自主。另一方面，荷蘭人崇尚相互依存的個人主義（interdependent individualism），這種個人主義鼓勵人們與社群發展和諧的關係。莎略的觀點是有爭議性的，但如果她是正確的話，那麼這理論不僅能解釋為什麼美國人不信任政府，而且也解釋到為什麼他們反抗幾乎一切形式的權威，包括家長、老師、教授。

然而，若我們仔細地審視對抗性的個人主義，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它似是而非，甚至是虛偽的。正如前面提到，我們不能沒有政府而正常運作。羅恩·保羅建議政府停止補貼公

路的說法是行不通的，如果我們讓民營企業構建所有道路，那麼每一次出門你可能會經過十幾二十個收費站；如果沒有 FDA，你可以會受黑心食品毒害。然而，美國人在大難臨頭時又怪責政府監督不力，例如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，人們指責布殊政府放鬆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管制，並且人們期待政府介入來挽救經濟。當我在美國一所州立大學讀書的時候，一位同學告訴我她不想交稅，因為她不喜歡政府濫用納稅人的錢，真奇怪！她就讀一所州立大學，她的學費是由政府資助的。很多時候，年輕人不願聽從成年人，然而，在陷入困境之際，他們又希望大人幫助他們收拾殘局。有一次一位年輕女孩告訴我：「沒有人是我的父母，沒有人能告訴我該做什麼。」但是，當她搞出麻煩時，她說：「我希望人們可以像我父母般，不管我做錯什麼，他們仍然能無條件地接受我。」你能看到前面的兩種說法是自相矛盾嗎？

自由不是免費的（Freedom is not free），你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，才能享受你的自由；個人主義不一定是完全獨立，這可以是和社群相互依存的。有人問我：「你是基督徒，你支持共和黨嗎？」卡森醫生是保守派基督徒，我希望他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嗎？當然不會。

2014.12.6